戰國策卷第二十九

燕一

高誘注

蘇秦將為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十年南有碣石鴈門之饒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由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者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為蔽於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弊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鉅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

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
興號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衆軍於東垣矣度呼
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
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矣不憂
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
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
國小而迫強秦南近齊趙齊趙強國也今主君幸教
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齊蘇秦車馬金帛
以至趙

奉陽君李兌甚不取於蘇秦蘇秦在燕李兌因為蘇
秦謂奉陽君曰齊燕離則趙重齊燕合則趙輕今君
之齊非趙之利也臣竊為君不取也奉陽君曰何吾
合燕於齊對曰天制於燕者蘇子也而燕弱國也東
不如齊而不如趙豈能東無齊而無趙哉而君甚不
善蘇秦蘇秦能抱弱燕而孤於天下哉是驅燕而使
合於齊也且燕亡國之餘也其以攜立以重外以事
貴故為君計善蘇秦則取不善亦取之以疑燕齊燕
齊疑則趙重矣齊王疑蘇秦則君多資奉陽君曰善
乃使使與蘇秦結交

權之難燕再戰不勝趙弗救噲子謂文公曰不如以
坐請合於齊趙必救我若不吾救不得不事文公曰
善令郭任以坐請講於齊趙（曾本更添齊趙二字）聞之遂出兵
救燕

燕文公時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文公卒易王

立齊宣王因燕喪攻之取十城武安君蘇秦為燕說
齊王再拜而賀因仰而弔曰此一何
慶弔相隨之速也對曰人之飢所以不食烏喙者以
為雖偷充腹而與死同患也今燕雖弱小強秦之少
婿也王利其十城而深與強秦為仇今使弱燕為厲
行而強秦制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此食烏喙之類
也齊王曰然則柰何對曰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
福因敗而為功故秏公負婦人而名益尊韓獻開罪
而交愈固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者也王能
聽臣莫如歸燕之十城卑辭以謝秦秦知王以已之
故歸燕城也秦必德王燕無故而得十城燕亦德王
是棄強仇而立厚交也且夫燕秦之俱事齊則大王
號令天下皆從是王以虛辭附秦而以十城取天下
也此霸王之業矣所謂轉禍為福因敗成功者也齊
王大說乃歸燕城以金千斤謝其後頓首塗中願為
兄弟而請罪於秦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
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群也武安君
從齊來而燕王不館（曾本亡史作不官）也謂燕王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
顯臣於廷今臣為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
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臣之不信
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
三者天下之高行而以事足下不可乎燕王曰可曰

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
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齊廉如伯夷不
取素飡汙武王之義而不臣焉辭孤竹之君餓而死
於首陽之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
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
之危王乎信如尾生期而不來抱柱而死史記信如尾生與女
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為也非所
以為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
興五霸迭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為可乎則齊不
益於營丘足下不踰楚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
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
之道臣之趨固不與足下合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

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罪於君者也燕王
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知也臣鄰家
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其
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
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故妾
一僵而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
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
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
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
曾不欺之也使之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竟舉之
智不敢取也

張儀為秦破從連橫謂燕王曰大王之所親莫如趙
昔趙王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句
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之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即因反
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歠厨人進羹因反斗
而擊之代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
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
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興兵而攻
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卻以謝今趙
王已入朝澠池效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
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
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秦見西有強秦之
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燕王
曰寡人蠻夷辟處雖大男子裁如嬰兒言不足以求
正謀不足以決事今大客幸而教之請奉社稷西面
而事秦獻常山之尾五城
宮他為燕使魏魏不聽留之數月客謂魏王曰不聽
燕使何也曰以其亂也對曰湯之伐桀欲其亂也故
大亂者可得其望小亂者可得其實今燕客之言曰
事苟可聽雖盡寶地猶為之也王何為不見魏王說
因見燕客而遣之
蘇秦死其弟蘇代欲繼之乃北見燕王噲曰臣東周
之鄙人也竊聞王義甚高甚順鄙人不敏竊釋鉏耨

而干大王至於郾鄚所聞於郾鄚者又高於所聞東
周臣竊負其志乃至燕廷觀王之群臣下吏大王天
下之明主也王曰子之所謂天下之明主者何如者
也對曰臣聞之明主者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
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王之仇讐也楚魏者王之援國
也今王奉仇讐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此
則計過無以諫者非忠臣也王曰寡人之於齊趙也
非所敢欲伐也曰夫無謀人之心而令人疑之殆有
謀人之心而令人知之拙謀未發而聞於外則危今
臣聞王居處不安食飲不甘思念郭齊身自削甲扎
曰有大數矣妻自組甲絣曰有大數矣有之乎王曰
子聞之寡人不敢隱也我有深怨積怨於齊而欲報

之二年矣齊者我讐國也故寡人之所欲伐也直患
國弊力不足矣子能以燕敵齊則寡人奉國而委之
於子矣對曰凡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
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則楚重而附秦則秦
重中附韓魏則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主
重矣今夫齊王長主也而自用也南攻楚五年稽積
散而困秦三年民憔瘁士罷弊北與燕戰覆三軍獲
二將而又以其餘兵南面而舉五千乘之勁宋而包
十二諸侯此其居之欲得也其民力竭也安猶取哉
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兵弊王曰吾聞齊有
清濟濁河可以為固有長城鉅防足以為塞誠有之
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何足以為固民力

窮弊雖有長城鉅防何足以為塞且異日也濟西不
役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
盡以役矣封內弊矣夫驕主必不好計而亡國之臣
貪於財王誠能毋愛寵子母弟以為質寶珠玉帛以
事其左右彼且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王曰吾
終以子受命於天矣曰內不與外敵不可距王自
治其外臣自報其內此乃亡之之勢也

燕王噲既立蘇秦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
之為婚而而蘇代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
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
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問之曰齊宣王
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

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
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
以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
不受有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
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
子之子之大重或曰禹授益而以啓為吏及老而以啓
為不足任天下傳之益也啓與支黨攻益而奪之天
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
國子之而吏無非大子人者是名屬子之而大子用
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之子之子之南面行
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子之子之三
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
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
之義正父子之位寡人
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
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
市被死已殉國構難數
姓離意孟軻謂齊宣王
失也王今章子將五都
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
年燕人立公子平是為
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
已遂委質為臣燕相子
使蘇代持質子於齊齊
其伯也乎曰不能曰何
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
昭王而蘇代厲遂不敢
代過魏魏為燕執代齊
涇陽君秦不受秦非不
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
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
東蘇子秦必疑而不信
代齊之形成矣於是出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
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

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敢問以國報譬者柰何郭隗先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呴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王誠慱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消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消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千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燕王弔死問生與曾錢作於劉作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燕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於是遂以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薺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

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秦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
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雖言強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
之大敗也而足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
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
也失所為矣夫民勞而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
讎而世負其敗矣足下以宋加淮北強萬乘之國也
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加之以魯衛
此所謂強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
齊之強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其禍必
大矣雖然臣聞知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
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勾踐棲於
會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
功者也今王若欲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平則莫
如遣伯齊而厚尊之使使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
符約曰夫上計破秦其次長賓之秦秦挾賓客以待
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以結諸侯今為齊下秦王之
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為功然而王何不使布
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
尊齊而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而勢為之者
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
趙令涇陽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
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趙為中帝燕為北帝立為
三帝而以令諸侯韓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
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一作因驅一作馳韓

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弊蹻（一云脫屣也）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伯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曾改作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寧夫去尊寧而就卑危知者不為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然則王何不務使知士以若此（劉去此字）言說秦秦伐齊必夫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伐齊竟破

齊閔王出走

蘇代謂燕昭王曰今有人於此孝如曾參孝已信如尾生高廉如鮑焦史鰌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王曰如是足矣對曰足下以為足則臣不事足下矣臣且處無為之事歸耕乎周之上壟耕而食之織而衣之王曰何故也對曰孝如曾參孝已則不過養其親其信如尾生高則不過不欺人耳廉如鮑焦史鰌則不過不竊人之財耳今臣為進取者也臣以為廉不與身俱達義不與生俱立仁義者自完之道也非進取之術也王曰自憂不足乎對曰以自憂為足則秦不出殽塞齊不出營丘楚不出疏章三王代位五伯改政皆以不自憂故也若自憂而足則臣亦之周負籠

耳何為煩大王之廷耶昔者楚取章武諸侯北面而朝秦取西山諸侯西面而朝翼者使燕毋去周室之上則諸侯不為別焉而朝矣臣聞之善為事者先量其國之大小而揆其兵之強弱故功可成而名可立也不能為（其曾作）事者不先量其國之大小不揆其兵之強弱故功不可成而名不可立也今王有東嚮伐齊之心而愚臣知之王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於戱砥劒登丘東嚮而歎是以愚臣知之今夫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故齊雖強國也西勞於宋南罷於楚則齊軍可敗而河閒可取燕王曰善吾請拜子為上卿奉子車百乘子以此為寡人東游於齊何如對曰足下以愛之故與則何不與愛子與諸舅

叔父負床之孫不得而乃以與無能之臣何也王之論臣何如人哉今臣之所以事足下者忠信也恐以忠信之故見罪於左右王曰安有為人臣盡其力竭其能而得罪者乎對曰臣請為王譬昔周之上坐嘗有之其丈夫官三年不歸其妻愛人其所愛者曰子之丈夫來則且柰何乎其妻曰勿憂也吾已為藥酒而待其來矣已而其丈夫果來於是因令其妾酌藥酒而進之其妾知之半道而立慮曰吾以此飲吾主父則殺吾主父以此事告吾主父則逐吾主母與殺吾父逐吾主母者寧佯踣而覆之於是因佯僵而仆之其妻曰為子之遠行來之故為美酒今妾奉而仆之其夫不知縛其妾而笞之故妾所以笞者忠信

也今臣為足下使於齊恐忠信不諭於左右也臣聞之曰萬乘之主不制於人臣十乘之家不制於衆人足夫徒步之士不制於妻妾而又況於當世之賢主乎臣請行矣願足下之無制於群臣也

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詘者言也蘇代對曰周坐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家曰男富然而瞽作乎劉又改作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弊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弊者惟媒而已矣且事非權不立非勢不成夫使人坐受成事者惟詘者耳王曰善矣

燕二

高誘注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於天下正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乘舟出於巴乘夏水而下漢四日而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如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為是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觸鄭五日

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安邑
塞女戟韓氏太原卷我舊無我字曾有下枳道南陽封冀包
兩周乘夏水浮輕舟強弩在前銛戈在後決滎口一作滎陽之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濟陽決宿胥之口
魏無虛頓丘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梁魏氏以
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宋委於齊
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齊恐天下救
之則以齊委於天下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
必率天下以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
劉代作之必亡之已得宜陽少曲致龍石三本同作居因以
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
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鄢隘尚利於楚寡人
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鄢隘為楚罪
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勝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
趙得講於魏至公子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兵傷於
離石遇敗於馬陵曾改陵作陽馬作南陽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為割困則使
太后穰侯為和贏則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勝東
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
鄢隘適齊者曰以宋此必令其言如循環用兵如刺
蜚錢本添入蜚字繡母不能制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之
戰封陸之戰高商之戰無此八字趙莊之戰秦之所殺

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坐三川晉國之旤三晉之半秦旤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說（舊本作議）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代為奉陽君說燕於趙以伐齊奉陽君不聽乃入齊惡趙令齊絕於趙齊已絕於趙因之燕謂昭王曰韓為謂臣曰人告奉陽君曰使齊不信趙者蘇子也今齊王召蜀子使不伐宋蘇子也與齊王謀道取秦以謀趙者蘇子也今齊守趙之質子以甲者又蘇子也請告子以請齊果以守趙之質子以甲吾必守子以甲其言惡矣雖然王勿患也臣故知入齊之有趙累也出為之以成所欲臣死而齊大惡於趙臣猶生也令齊趙絕可大紛已持臣非張孟談也使臣也如張孟談也齊趙必有為智伯者矣

奉陽君告朱讙與趙足曰齊王使公王曰命說曰必不反韓珉今召之矣必不任蘇子以事今封而相之令不合燕今以燕為上交吾所恃者順也今其言變有甚於其父順始與蘇子為讐見之如無厲今賢之兩之已矣吾無齊矣奉陽君之怒甚矣如齊王王之不信趙而小人奉陽君也因是而倍之不以今時大紛之解而復合則後不可柰何也故齊趙之合苟可循（錢一作脩）也死不足以為臣患逃不足以為臣恥為諸

侯不足以為臣榮被髮自漆為厲不足以為臣辱然而臣有患也臣死而齊趙不循惡交分於臣也而後相效是臣之患也若臣死而必相攻也臣必勉之而求死焉堯舜之賢而死禹湯之知而死孟賁之勇而死烏獲之力而死生之物固有不死者乎在必然之物以成所欲王何疑焉臣以為不若逃而去之臣以韓魏循自（一作日）齊而為之取秦深結趙以勁之如是則近於相攻臣雖為之累燕奉陽君告朱讙曰蘇子怒於燕王之不以吾故弗子相又不子卿也殆無燕矣其疑至於此故臣雖為之不累燕又不欲王伊尹再逃湯而之桀（舊無再逃湯而之桀六字曾錢有）再逃桀而之湯果與鳴條之戰而以湯為天子伍子胥逃楚而之吳果與伯舉之戰而報其父之讐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於春秋且舉大事者孰不逃桓公之難管仲逃於魯陽虎之難孔子逃於衛張儀逃於楚白珪逃於秦望諸相中山也使趙趙劫之求塞望諸攻關而出逃外孫之難薛公釋戴逃出於關三晉稱以為士故舉大事逃不足以為辱矣卒絕齊於趙趙合於燕以攻齊敗之

蘇代為燕說齊未見齊王先說淳于髡曰人有賣駿馬者此三旦立市人莫之知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立於市人莫興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賈伯樂乃還而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今臣欲以駿馬見於王莫為臣

先後者足下有意為臣伯樂乎臣請獻曰璧一雙黃金千鎰以為馬食淳于髡曰謹聞命矣入言之王而見之齊王大說蘇子

蘇代自齊使人謂燕昭王曰臣聞離齊趙齊趙已孤矣王何不出兵以攻齊臣請為王弱之燕乃伐齊攻晉令人謂閔王曰燕之攻齊也欲以復振古塞也燕兵在晉而不進則是兵弱而計疑也王何不令蘇子將而應燕乎夫以蘇子之賢將而應弱燕燕破必矣燕破則趙不敢不聽是王破燕而服趙也閔王曰善乃謂蘇子曰燕兵在晉今寡人發兵應之願子為寡人為之將對曰臣之於兵何足以當之王其改舉王使臣也是敗王之兵而以臣遺燕也戰不勝不可振也王曰行寡人知子矣蘇子遂將而與燕人戰於晉下齊軍敗燕得甲首二萬人蘇子收其餘兵以守陽成而報於閔王曰王過舉令臣應燕今軍敗亡二萬人臣有斧質之罪請自歸於吏以戮閔王曰此寡人之過也子無以為罪明日又使燕攻陽城及狸又使人謂閔王曰日者齊不勝於晉下此非兵之過齊不幸而燕有（曾作有）天幸也今燕又攻陽城及狸是以天幸自為功也王復使蘇子應之蘇子先敗王之兵其後必務以勝報王矣王曰善乃復使蘇子蘇子固辭王不聽遂將以與燕戰於陽城燕人大勝得首三萬齊君臣不親百姓離心燕因使樂毅大起兵伐齊破之蘇代自齊獻書於燕王曰臣之行也固知將有口事

故獻御書而行曰臣貴於齊燕夫將不信臣臣賤將輕臣臣用將多望於臣齊有不善將歸罪於臣天下不攻齊將曰善為齊謀天下攻齊將與齊兼鄒臣之所重處重卯也王謂臣曰吾必不聽衆口與議言吾信汝也猶劉列者也上可以得用於齊次可以得信於下苟無死女無不為也以女自信可也與之言曰去燕之齊可也期於成事而已臣受令以任齊及五年齊數出兵未嘗謀燕齊趙之交一合一離燕王不與齊謀趙則與趙謀齊齊之信燕也至於鹿北坐行其兵今王信田代與叅去疾之言且攻齊使齊犬馬駿而不言燕今王又使慶令臣曰吾欲用所善王苟欲用之則臣請為王事之王欲醳臣則臣請歸醳事臣苟得見則盈願陳翠合齊燕將令燕王之弟為質於齊燕王許諾太后聞之大怒曰陳公不能為人之國亦則已奚為有離人子母者老婦欲得志焉陳翠欲見太后王曰太后方怒子子其待之陳翠曰無害也遂入見太后曰何臞也太后曰賴得先王鴈鶩之餘食不宜臞臞者憂公子之且為質於齊也陳翠曰人主之愛子也不如布衣之甚也非徒不愛丈夫子獨甚太后曰何也對曰太后嫁女諸侯奉以千金齎坐百里以為人之終也今王願封公子百官持臧群臣效忠曰公子無功不當封今王之以公子為質也且以為公子功而封之也太后弗聽臣是以知人主之不

愛丈夫子獨甚也且太后與王幸而在故公子賁太后千秋之後王棄國家而太子即位公子賤於布衣故非及太后與王封公子則公子終身不封矣太后曰老婦不知長者之計乃命公子東車制衣為行具而謂之曰寡人且與天下伐齊且暮出令矣子必爭之爭之而不聽子因去而之齊寡人有時復合和也且以因子而事齊當此之時也燕齊不兩立然而常獨欲有復收之之志若以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燕饑趙將伐之楚使將軍之燕過魏見趙恢趙恢曰使除患無至易於救患伍子胥官之奇不用燭之武張孟談受大賞是故謀者皆從事於除患之道而先

使除患無至者今予以百金送公也不如以言公聽吾言而說趙王曰昔者吳伐齊為其饑也伐齊未必勝也而弱越乘其弊以霸今王之伐燕也亦為其饑也伐之未必勝而強秦將以兵承王之西曾劉改西作北是使弱趙居強吳之處而使強秦處弱越之所以霸也願王之熟計之也使者乃以說趙王趙王大悅乃止燕昭王聞之乃封之以地昌國君樂毅為燕昭王合五國之兵而攻齊下七十餘城盡郡縣之以屬燕三城未下聊即墨莒而燕昭王死惠王即位用齊人反間疑樂毅而使騎劫代之將樂毅奔趙趙封以為望諸君齊田單欺詐騎劫卒敗燕軍復收七十城以復齊燕王悔懼趙用樂毅承

燕之弊以伐燕燕王乃使人讓樂毅且謝之曰先王舉國而委將軍將軍為燕破齊報先王之讐天下莫不振動寡人豈敢一日而忘將軍之功哉會先王棄群臣寡人新即位左右誤寡人寡人之使騎劫代將軍者（曾本添者字）為將軍久暴露於外故召將軍且休計事將軍過聽以與寡人有郄遂捐燕而歸趙將軍自為計則可矣而亦何以報先王之所以遇將軍之意乎望諸君乃使人獻書報燕王曰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為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所以事先生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之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以所學者觀之先王之舉錯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王而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群臣之上不謀於父兄而使臣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教也而驟勝之遺事也閑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舉天下而圖之舉天下而圖之莫徑於結趙矣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同願也趙若許約楚魏宋盡

力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曰善臣乃口受令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隨而攻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舉而有之於濟上濟上之軍奉令擊齊大勝之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錢作齊）齊王逃遁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燕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於曆室齊器設於寧臺薊丘之植植於汶皇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愜其志以臣為不頓命故裂地而封之使之得比乎小國諸侯臣不佞自以為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矣故受命而弗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生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強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令詔後嗣之遺義執政任事之臣所以能循法令順庶孽者施及萌隸皆可以教於後世臣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者五子胥說聽乎闔閭故吳王遠迹至於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故吳王夫差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沉子骨而不悔子骨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故入江而不改夫免身全功以明先王之迹者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非隨先王之名者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者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之去也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而不察疏遠之行也故敢以書報唯君之留意焉

或錢本字添獻書燕王王而不能自恃不惡卑名以事強事強可以令國安長久萬世之善計以事強而不可以為萬世則不如合弱將柰何合弱而不能如一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比目之魚不相得則不能行故古之人稱之以其合兩而如一也今山東合弱而不能如一是山東之知不如魚也又譬如車士之引車也三人不能行索二人五人而車因行矣今山東三國弱而不能敵秦索二國因能勝秦矣然而山東不知相索智固不如車士矣胡與越人言語不相知志意不相通同舟而濟波至其相救助如一也今山東之相與也如同舟而濟秦之兵至不能相救助如一智又不如胡越之人矣三物者人之所能為也山東之主遂不悟此臣之所為山東苦也願大王之熟慮之也山東相合之主約而邊此燕之上計也不急為卒者出士以戍韓梁之西邊此燕之下計也不急為此國必危矣主必大憂今韓梁趙三國以合矣秦見三晉之堅也必南伐楚趙見秦之伐楚也必北攻燕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秦久伐韓故中山亡今久伐楚燕必亡臣竊為王計不如以兵南合三晉約戍韓梁之西邊山東不能堅為此此必皆亡燕果以兵南合三晉也

客謂燕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笑也使齊北面伐燕即雖五燕不能當王何不陰出使散游士頓齊兵弊其衆使世世無患燕王

曰假寡人五年寡人得其志矣蘇子曰請假王十年燕王說奉蘇子車五十乘南使於齊謂齊王曰齊南破楚西屈秦用韓魏之兵燕趙之衆猶鞭筴也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王射天笞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隣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齊王曰善遂興兵伐宋三覆宋宋遂舉燕王聞之絕交於齊率天下之兵以伐齊大戰一小戰再頓齊國成其名故曰因其強而強之乃可折也因其廣而廣之乃可缺也

趙且伐燕蘇代為燕謂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方出曝而鷸啄其肉蚌合而拑其喙鷸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亦謂鷸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即有死鷸兩者不肯相舍漁者得而并禽之續云謠語諺語皆叶後語必見死蚌脯即多一字藝文類聚引云蚌將為脯如此則叶韻然不聞蚌鷸得雨則解也陸農師乃云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死蚌雨謂闢口一本作雨非是恐別有所據今趙且伐燕燕趙久相支以弊大衆臣恐強秦之為漁父也故願王之熟計之也惠王曰善乃止

齊魏爭燕齊謂燕王曰吾得趙矣魏亦謂燕王曰吾得趙矣燕无以決之而未有適予也蘇子一作代曾作子謂燕相曰臣聞辭卑而幣重者失天下者也辭倨而幣薄者得天下者也今魏之辭倨而幣薄燕因合於魏

得趙齊遂北矣

戰國策卷第三十

劉原父所傳本至三十卷而止

齊韓魏共攻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稙未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皆滅未軍吏乃服於是遂大而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至滅表皆滅未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雝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晝以軍騎暮以燭見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張丑為質於燕燕王欲殺之走且出境境吏得丑丑

曰燕王所為將殺我者人有言我有寶珠也王欲得之今我已亡之矣而燕王不我信今子且致我我且言子之奪我珠而吞之燕王必當殺子刳子腹及子之腸（續云別本作反子之腸）矣夫欲得之君不可說以利吾要且死子腸亦且寸絕境吏恐而赦之

燕王喜使栗腹以百金為趙孝成王壽酒三日反報曰趙民其壯者皆死於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乃召昌國君樂閒而問曰何如對曰趙四達之國也其民皆習於兵不可與戰王曰吾以倍攻之可乎曰不可曰以三可乎曰不可王大怒左右皆以為趙可伐遽起六十萬以攻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閒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曰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罪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以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心所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

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於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國之有封疆猶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掩惡也室不能相如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厚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願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遍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棄大功者輟也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不望之乎君也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君曰余且慮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寡人進不得脩功退不得改過君之所揣贈作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樂閒樂乘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秦并趙北向迎燕燕王聞之使人賀秦王使者過趙趙

王繫之使者曰秦趙為一而天下服矣茲之所以受命於趙者為秦也今臣使秦而趙繫之是秦趙有郄秦趙有郄天下必不服而燕不受命矣且臣之使秦無妨於趙之伐燕也趙王以為然而遣之使者見秦王曰燕王竊聞秦并趙燕王使使者賀千金秦王曰夫燕無道吾使趙有之子何賀使者曰臣聞全趙之時南鄰為秦北下曲陽為燕趙廣三百里而與秦相距五十餘年矣所以不能反勝秦者國小而地無所取今王使趙北并燕燕趙同力必不復受於秦矣臣切為王患之秦王以為然起兵而救（曾作攻）燕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以臨易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謂其太傅鞫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排（一作批曾錢作排）其逆鱗哉太子曰然則何由太傅曰請入圖之居之有間樊將軍匡秦之燕太子容之太傅鞫武諫曰不可夫秦王之暴而積怨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乎是以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為謀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然後乃可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迫於強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鞫武曰燕

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其勇沉可與之謀也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曰願圖國事於先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馬太子跪而逢迎却行為道跪而拂席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私之國事也所善荆軻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願交於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之至門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明不言也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無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此天所以哀燕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不可

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慶今秦
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
數十萬之衆臨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
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
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
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窺以重利秦王貪其贄
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
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
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諸侯得合從其償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
以委命唯荊軻曾本无荊字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
大事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
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日造問
供太牢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
意久之荊卿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
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卿
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
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
親也夫今樊將軍秦王購之金曹錢作秦王購金千斤邑萬
家誠能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
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
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
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
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

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柰何樊將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樊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揕抗（一无抗字曾錢作揕抗）其胷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國見陵之耻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祖扼腕而進曰此臣日夜切齒拊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刎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柰何乃遂收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之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為裝遣荊軻燕國有勇士

秦武陽年十二殺人人不敢與忤視乃令秦武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頃之未（曾作不）發太子遲之疑其有改悔乃復請之曰日以盡矣荊卿豈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曾無而字）歌為變徵（一作濮上）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風瀟瀟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曾作後）為忼慨羽聲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

臣中庶子蒙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畏慕
大王之威不敢興兵以拒大王大王拒大王一作逆軍使願舉國為
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
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之督亢
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
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
至陛下秦武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武陽
前為謝曰北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
王少假借之使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起取武陽所
持圖軻既取圖奉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
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抗之未至身秦王驚自
引而起絕袖拔劒劒長掺其室時怨曾作恐急劒曾本無劒
字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還柱而走群臣
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
得持尺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
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
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
藥囊提軻秦王之方還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
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
廢乃引其匕首提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被八
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左右既
前斬軻荊秦王目眩良久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

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軻也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請趙詔王剪軍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而虜燕王喜秦兼天下其後荊軻客高漸離以擊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仇不中而死

宋 衛 高誘注

齊攻宋宋使臧子索救於荊荊王大說許救甚勸勸也臧子憂而反其御曰索救而得有憂色何也臧子曰宋小而齊大夫救於小宋而惡於大齊此王之所憂也而荊王說甚必以堅我我堅而齊弊荊之利也臧子乃歸齊王果攻宋五城而荊王不至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宋公輸般魯班之號也機械雲梯之屬也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墨子墨翟也百舍百里也重繭累胝也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有之梯長而高上至於雲故曰雲梯也楚欲廣土而起代宋非有罪也故曰宋何罪之有乎義

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
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
舍其文軒文軒之車也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
鄰有短一作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
竊之此為何若人也言名此為人也王曰必為有竊疾矣
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
與敝輿也荊有雲夢犀兒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
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樟皆大木也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荊之與宋
同類也王曰善哉請無攻宋
犀首伐黃黃國名也過衛使使人謂衛君曰弊邑之師過

大國之郊曾無一介之使以存之乎敢請其罪今黃
城將下矣已將移兵而造大國之城下造請也言至衛國之城下
衛君懼束組三百緇組斜文紛綬之屬緇一緇也黃金三百鎰
以隨使者南文子止之曰南文子衛大夫是勝黃城必不敢
來不勝亦不敢來來敢移兵來至城下也是勝黃城則功大名美
內臨其倫倫等夫在中者惡臨議其事惡其臨己故將議其事也蒙
大名挾成功坐御以待中之議犀首雖愚必不為也
見不勝黃城破心而走歸恐不免於罪美彼安敢攻
衛以重其不勝之罪哉果勝黃城師師而歸遂不敢
過衛
梁王伐鄆而徵師於宋徵召也宋君使使者請於趙
王曰夫梁兵勁而權重也勁強今徵師於弊邑弊邑不

從則恐危杜稷若扶梁伐趙以害趙國扶助也則寡人
不忍也願王之有以命弊邑弊邑宋也趙王曰然夫宋之
不足如梁也如當寡人知之矣弱趙以強梁宋必不
利也梁必兼宋故宋不利之也則吾何以告子而可平使者曰臣
魯戩作惠自此卷尾魯本皆作惠請受邊城徐其攻而留其
日徐緩留其日猶留也以待下吏之有城而已趙王曰善宋人因遂
舉兵入趙境而圍一城焉以宋城故云助我攻趙王亦說曰宋人止於此矣以宋使者
言徐攻留其日趙王亦說言宋人止於此故兵退難解德施於梁而無怨
於趙故名有所加而實有所歸

謂大尹曰君日長矣自知政則公無事大尹宋卿也言宋王年日
長大自能制法布政也則大尹無復有專政之事也則公不如令楚賀君之孝則
君不奪太后之事矣事政事也則公常用宋矣太后尹母也與后共
為政太后不見奪政則不見廢也故云常用於宋也亦
宋與楚為兄弟齊攻宋楚王言救宋宋因責楚重以
求講於齊齊不聽齊伐宋楚將救宋宋情楚之重求和於齊者蘇秦為宋
謂齊相曰不如與之不如與之和也以明宋之責楚重於齊
也楚怒必絕於宋而事齊齊楚合則攻宋易矣魏太
子自將過宋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
也外黃今陳留外黃故宋城也後徙睢陽
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效之客徐子也今太子自將攻
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益亦過也若
戰不勝則萬世無魏魏有故云萬世無魏也
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公之言而

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而欲滿其意者衆彼謂魏戰士也欲使太子戰得其利以盈滿其志意衆多也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北退走也與退走者同罪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卒不得魏齊人敗之馬陵虜龐涓而殺太子申故云卒不得魏也

宋康王之時有雀生鵰續云新序爵中鵰通鑑作鵰於城之陬康王辟公之子剔成之弟鵰王鵬也羽虫之孽也陬隅也王行傳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時則有黃青黃祥也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史太史曰能辨吉凶之妖祥康王無道不敢正對故云必霸天下危行言遜太史有焉康王太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亟速也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下鬼神罵國老諫曰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剖劈也鍥朝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駭亂憂也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禍謂齊湣王與魏楚共伐朱殺康王而滅國三分其地也

智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百白璧一野馬騊駼也四百乘也璧玉環也肉倍好曰璧衛君大悅群臣皆賀南文子有憂色衛君曰大國大懽而子有憂色何文子曰無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野馬四百璧一北小國之禮也而大國致之君其圖之衛君以其言告邊境智伯果起兵而襲衛至境而反反還曰衛有賢人先知吾謀也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文子曰太子顏為君子曰甚愛而有寵顏智伯太子名也智伯甚愛顏而寵祿之非有太罪而亡必有故不有大罪而亡來必有他故者也使人迎之於境曰

車過五乘慎勿納也智伯聞之乃止上太子顏也

秦攻衛之蒲蒲衛邑也胡衍謂樗里疾曰公之伐蒲以為秦乎以為魏乎為魏則善為秦則不賴矣賴利也衛所以為衛者以有蒲也今蒲入於魏衛必折於魏衛知必失蒲必自入於魏以求救也魏亡西河之外而弗能復取者弱也西河魏品也秦兼取之魏弱於秦故云不能取今并衛於魏魏必強魏強之日西河之外必危魏得衛而強必更取西河之外故云西河之外必危且秦王亦將觀公之事害秦以善魏秦王必怨公樗里疾曰柰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請為公入戒蒲守以德衛君樗里疾曰善胡衍因入蒲謂其守曰樗里子知蒲之病也疾困也其言曰吾必取蒲今臣能使釋蒲勿攻蒲守再拜因效金三百鎰馬曰秦兵誠去請厚子於衛君胡衍取金於蒲以自重於衛樗里子亦得三百金而歸又以德衛君也

衛使客事魏三年不得見衛客患之乃見梧下先生先生長者有德者稱家有大梧樹因以為號若柳下惠許之以百金梧下先生曰諾乃見魏王曰臣聞秦出兵未知其所之秦魏交而不脩之日久矣溫故曰脩願王博事秦無有佗計魏王曰諾客趨出至郎門續作郭門而反曰臣恐王事秦之晚客梧下先生也出反乃說事者而以亦不故為此事秦也若偶思念得之故還而言也王曰何也先生曰夫人於事已者過急於事人者過緩今王緩於事已者安能急於事人奚以知之衛客曰事王三年不得見臣以是知王緩也魏王趨見衛客

衛嗣君病嗣君衛平侯之子也秦王貶其號為君也富術謂殷順且曰子

聽吾言也以說君勿益損也君必善子子殷順且者也人生之所行與死之心異始君之所行於世者食高麗也食用也麗美也諸所行為者務用高美觀目而已不務用德也所用者緤錯挐薄也群臣盡以為君輕國而好高麗緤錯挐薄之二人君所幸非賢也長曰不肖國必危故群臣盡以君為輕國也必無與君言國事者子謂君君之所行天下者甚謬緤錯主斷於國而挐薄輔之自今以往者公孫氏必不血食矣公孫氏謂嗣君也衛髽之孫故云公孫氏君曰善與之相印曰我死子制之嗣君死殷順且以君令相公期公期嗣君子也緤錯挐薄之族皆逐也

衛嗣君時骨靡逃之魏骨靡有罪之賢臣也衛贖之百金不與乃請以左氏左氏衛邑也群臣諫曰以百金之地贖一骨靡無乃不可乎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為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衛人迎新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笞服拊擊也兩旁曰驂轅中曰服擊其驂則中兩服馬不勞笞也車至門扶扶謂下車教送母滅竈將失火入室見臼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要言也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雖要指非新婦所宜言也以喻忠臣可以言而不言失忠未可以言而言危身故云蚤晚之時失也

戰國策卷第三十二

中山

高誘注

魏文侯欲殘中山（文侯魏桓子之孫也殘滅之也）常莊談謂趙襄子曰魏幷中山必無趙矣（常莊談襄子臣也幷兼也兼有中山必復以次取趙公何不請公子倘以為正妻因封之中山是中山復立也（公子倘魏君之女封之於中山以為邑是則中山不殘也故云中山復立猶存也）犀首立五王而中山後持中山小故後立之齊謂趙魏曰寡人羞與中山並為王願與大國伐之以廢其王（伐中山使中山得稱王）中山聞之大恐召張登而告之（張登中山臣也）曰寡人且王齊謂趙魏曰羞與寡人並為王而欲伐寡人恐亡其國不在索王非子莫能吾救登對曰君為臣多車重幣臣請見田嬰中山之君遣

之齊見嬰子曰臣聞君欲廢中山之王將與趙魏伐之過矣以中山之小而三國伐之中山雖益廢王猶且聽也（益大也猶尚也雖大廢也）且中山恐必為趙魏廢其王而務附焉（務附親附也）必為趙魏驅羊也（言君以趙魏伐中山中山恐亡必受命於趙魏是君為趙魏驅羊而使得食之非齊之利也豈若中山廢其王而事齊哉田嬰曰柰何張登曰今君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中山必喜而絕趙魏趙魏怒而攻中山中山急而為君難其王則中山必恐為君廢王事齊彼患亡其國是君廢其王而亡其國賢於為趙魏驅羊也田嬰曰諾張丑曰不可臣聞之同欲者相憎同憂者相親今五國相與王也負海不與焉（負海齊也五國之中欲與之同王也此是欲皆在為王而憂在負海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奪五國而益負海也致中山而塞四國四國寒心必先與之王而敗親之是君臨中山而失四國也且張登之為人也善以微計薦（進也張登善以微計進其君也）難信以為利（不可信其言以為己利也）田嬰不聽（不聽張丑之言）果召中山君而許之王張登因謂趙魏曰齊欲伐河東何以知之齊羞與中山之為王甚矣今召中山與之遇而許之王是用其兵也豈若令大國先與之王以止其遇哉趙魏許諾果與中山王而親之中山果絕齊而從趙魏

中山與燕趙為王齊閉關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萬乘之國也中山千乘之國也何佯名於我（佯等欲

割平邑以賂燕趙（平邑燕邑）出兵以攻中山藍諸君患之張登謂藍諸君曰公何患於齊藍諸君曰齊強萬乘之國也與中山侔名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燕趙好位（一作倍魯作位）而貪地吾恐其不吾據也大者危國次者廢王柰何吾弗患也張登曰請令燕趙固輔中山而成其王事遂定公欲之乎藍諸君曰此所欲也曰請以公為齊王而登試說公可乃行之藍諸君曰願聞其說登曰王之所以不憚割地以賂燕趙出兵以攻中山者其實欲廢中山之王也王曰然然則王之為費且危夫割地以賂燕趙是強敵也出兵以攻中山首難也（首始也）王行二者所求中山未必得王如用臣之道地不虧而兵不用中山可廢也王必曰子之道柰何藍諸君曰然則子之道柰何張登曰王發重使使告中山君曰寡者為中山之獨與燕趙為王而寡人所以閉關不通使隘之王苟舉趾以見寡人請亦佐君中山恐燕趙之不已據也今齊之辭云即佐王中山必遁燕趙與王相見燕趙聞之怒絕之（絕中山也）王亦絕之是中山孤孤何得無廢以此說齊王齊王聽乎藍諸君曰見則必聽矣此所以廢之何在其所存之矣（言以此說齊齊必從然適足廢其王耳何所以存之利）張登曰此王所以存者也齊以是辭來因言告燕趙而無往以積厚於燕趙燕趙必曰齊之欲割平邑以賂我者非欲廢中山之王也徒欲以離我於中山而已親之也雖百平邑燕趙必不受也藍

諸君曰善遺張登往果以是辭來中山因告燕趙而不往燕趙果俱輔中山而使其王事遂定

司馬憙使趙為已求相中山（憙中山臣也使於趙為之求相於中山也）公孫弘陰知之（因其因趙求為相也）中山君出司馬憙御公孫弘參乘弘曰為人臣招大國之威以為已求相於君何如君曰吾食其肉不以分人司馬憙頓首於軾曰臣自知死生矣君曰何也臣抵罪（抵當也）君曰行吾知之矣居頃之趙使來為司馬憙求相中山君大疑公孫弘公孫弘走出

司馬憙三相中山陰簡難之（陰簡中山君美人也難惡中）田簡謂司馬憙曰趙使者來屬耳獨不可語陰簡之美乎趙必請之君與之即公無內難矣君弗與趙公因勸君立之以為正妻陰簡之德公無所窮矣果令趙請君弗與司馬憙曰君弗與趙趙王必大怒大怒則君必危矣然則立以為妻固無請人之妻不得而怨人者也田簡自謂取使可以為司馬憙可以為陰簡可以令趙勿請也

陰姬與江姬爭為后司馬憙謂陰姬公曰事成則有土子民不成則怨無身欲成之何不見臣乎陰姬公稽首曰誠如君言事何可豫道者司馬憙即奏書中山王曰臣聞弱趙強中山中山王悅而見之曰願聞弱趙強中山之說司馬憙曰臣願之趙觀其地形陰險阻人民貧富君臣賢不肖商敵為資未可豫陳也中山王遣之見趙王曰臣聞趙天下善為音佳麗人

之所出也（佳麗美）今者臣來至境入都邑觀人民謹俗
容貌顏色殊無佳麗好美者以臣所行多矣周流無
所不通未嘗見人如中山陰姬者也不知者特以為
神力言不能及也其容貌顏色固已過絶人矣若乃
其眉目准頯權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諸侯
之姬也趙王意移大悦曰吾願請之何如司馬熹曰
敢議願王無泄也司馬熹辭去歸報中山王曰趙王
非賢王也不好道德而好聲色不好仁義而好勇力
聞其乃欲請所謂陰姬者中山王作色不悦司馬熹
曰趙強國也其請之必矣王如不與即社稷危矣與
之即為諸侯笑中山王曰為將奈何司馬熹曰王立
為后以絶趙王之意世無請后者雖欲得請之鄰國
不與也（禮無請后之義鄰國必責之而不與中山王遂立以為后趙王
亦無請言也
王父欲伐中山（王父趙武靈王也）使李疵觀之（疵趙臣也）李疵曰
可伐也君弗攻恐後天下主父曰何以對曰中山之
君所傾蓋與車而朝窮閭隘巷之士者七十家主父
曰是賢君也安可伐李疵曰不然舉士則民務名不
存本朝賢則耕者惰而戰士懦若此不亡者未之有
也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
馬子期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亡走
也）有二人挈戈而隨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子奚為
者也二人對曰臣有父嘗餓且死君下盡飡餌之臣

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
喟然而仰歎曰與不期衆少其於當厄言人之施與不期多少當其厄之時而惠及之必厚德已也一飡之施而有二子之報怨不期深淺其於傷
心人之相怨不在深淺也苟傷其心則怨重也羊羹不徧而有出亡之患也吾以一柸羊
羹亡國以一盡飡得士二人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樂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時在中山中山君烹之作
羹致於樂羊樂羊食之古今稱之樂羊食子以自信
明害父以求法
昭王既息民繕兵復欲伐趙武安君曰不可王曰前
年國虛民飢君不量百姓之力求益軍糧以滅趙今
寡人息民以養士蓄積糧食三軍之俸有倍於前而
曰不可其說何也武安君曰長平之事秦軍大尅趙

軍大破秦人歡喜趙人畏懼秦民之死者厚葬傷者
厚養勞者相饗飲者餔餽吳謂食為魏祭鬼亦為餽古文通用讀與饋同
以靡其財靡猶濃麗也若靡依之比趙人之死者不得收傷者不
得療涕泣相哀勠力同憂勠力勉力也其字從力耕田疾作以
生其財今王發軍雖倍其前臣料趙國守備亦以十
倍矣趙自長平已來君臣憂懼早朝晏退卑辭重幣
四面出嫁結親燕魏連好齊楚積慮并心備秦為務
其國內實其交外成當今之時趙未可伐也王曰寡
人既以興師矣乃使五校大夫王陵五役軍營也校音明孝反將
而伐趙陵戰失利亡五校蓋亡其營校之部也王欲使武安君
武安君稱疾不行王乃使應侯往見武安君責之曰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君前率數萬之衆入楚拔

鄔郢焚其廟東至竟陵楚人震恐東徙而不敢西向韓魏相率興兵甚衆君所將之不能半之而與戰之於伊闕大破二國之軍流血漂鹵（鹵大漂也言殺人多而流血漂浮鹵也）斬首二十四萬韓魏以故至今稱東藩此君之功也（其七分也）天下莫不聞今趙卒之死於長平者已十七八（言十分死八）其國虛弱是以寡人大發軍人數倍於趙國之衆願使君將必欲滅之矣君嘗以寡擊衆取勝如神況以彊擊弱以衆擊寡乎武安君曰是時楚王恃其國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妬以功諂諛用事良臣斥逐百姓心離城池不修既無良臣又無守備故起所以得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以掠於郊野以足軍食當此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帥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戰士必死無還踵者）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諸侯自戰其地（戰其地為散地也）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伊闕之戰韓孤顧魏不欲先用其衆魏恃韓之銳欲推以為鋒二軍爭便之力不同是以臣得設疑兵以待韓陣專軍并銳觸魏之不意魏軍既敗韓軍自潰乘勝逐北以是之故能立功皆計利形勢自然之理何神之有哉今秦破趙軍於長平不遂以時乘其振懼而滅之畏而釋之使得耕稼以益蓄積養孤長幼以益其衆繕治兵甲以益其強增城浚池以益其固主折節以下其臣臣推體以下死士至於平原君之屬皆令妻妾補縫於行伍之間臣人一心上下同力猶勾踐困於會

稽之時也越王勾踐為吳所逼以會稽卒成霸功以合伐之趙必固守挑其軍戰必不肯出圍其國都必不可赴攻其列城必未可拔掠其郊野必無所得兵出無功諸侯生心外救必至臣見其害未覩其利又病未能行應侯輒而退以言於王王曰微白起吾不能滅趙乎復益發軍吏使王齕代王陵代趙圍邯鄲八九月死傷者衆而弗下趙王出輕銳以寇其後秦數不利武安君曰不聽臣計今果何如王聞之怒因見武安君彊起之曰君雖病彊為寡人卧而將之有功寡人之願將加重於君如君不行寡人恨君武安君頓首曰臣知行雖無功得免於罪雖不行無罪不免於誅然惟願大王覽臣愚計釋趙養民以諸侯之變撫其恐懼伐其憍愒誅滅無道以令諸侯天下可定何必以趙為先乎此所謂為一臣屈而勝天下也大王若不察臣愚計必欲快心於趙以致臣罪此亦所謂勝一臣而為天下屈者也夫勝一臣之嚴馬馭若勝天下之威大耶（言不能為趙屈欲以勝屈於趙之言而以勝天下為威嚴則不若大臣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破國不可復完死卒不可復生臣寧伏受重誅而死不忍為辱軍之將願大王察之王不荅而去（子由古史云戰國策文並取入戰

李文叔書戰國後

戰國策所載大抵皆從橫捭闔誦詛相軽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其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禍患貧賤苦辱弃捐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于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士挾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漠而後復有為是說者

王覽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顧氏印本讀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子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載者雖雜見於史記它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當戰國之時強者務并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其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于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迹粗見於是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會有求予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

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制作以至于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者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寖淫陵遲幽厲承之于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来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脉未易遽熄也于是浮而散之鍾于談舌而著於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辞駿駿乎上薄六經而下絶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于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余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圍其上云

傳庶幾證前本之失云清源王覺題

孫元忠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鞏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書本參攷比鞏所校補去其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寘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於前歲臣朴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元忠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請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云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耶

右戰國策隋經籍志三十四卷劉向録高誘注止二十一卷漢京兆尹延篤論一卷唐藝文志劉向所録已闕二卷高誘注乃增十一第五闕前八卷後三十二三十三通有十篇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不知所謂叔堅之論今他書時見一二舊本有未經曾南豐校定者舛誤尤不可請南豐所校乃今所行都下建陽刻本皆祖南豐云有失得余頃於會稽得孫元忠所校於其族子慥殊為疎略後再加之復出一本有元忠跋并棵出錢劉諸公手校字比前本雖加詳然不能無疑焉如用塗忠字皆武后字恐唐人傳寫相承如此諸公校書改用此

字殊所不解竇苹作唐史釋音釋武后字內埊字云古字見戰國策不知何所據云然然埊乃古地字又埊字見亢倉子鶡冠子或有自來至於恚字亦豈出於古歟幽州僧行均韻訓詁以此二字皆古文豈別有所見耶孫舊云五百五十籤數字雖過之然間有謬誤似非元書也括蒼所刊因舊無甚增損余萃諸本校定離次之總四百八十餘條太史公所採九十餘條其事異者止五六條太史公用字每篇間有異者或見於佗書可以是正悉注於旁辨欒水乏為漬水案字之為語助與夫不題校人并題續注者皆余所益也正文遺逸如司馬貞引馬犯謂周君徐廣引韓兵入西周李善引呂不韋言周三十七王歐陽詢引蘇秦謂元戎以鐵為矢史記正義竭石九門本有宮室以居春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夢處女鼓瑟之類略可見者如此今本所無也至如張儀說惠王乃韓非初見秦厲憐王引詩乃韓嬰外傳後人不可得而質矣先秦古書見於世者無幾而余居窮鄉無書可檢閱訪春秋後語數年方得之然不為無補尚覬博採老得定本無劉公之遺恨紹興丙寅中秋剡川姚宏伯聲父題

延陵吉寧